

新
版
古
龍
全
集

情人箭

古
龍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人箭 / 古龙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05-990-3

I. 情... II. 古...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604 号

情 人 箭

古 龙 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4 插页 878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8000

ISBN 7-80605-990-3/I·855

(上、下册)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3000)

目 录

第 一 回	死神帖与情人箭	(1)
第 二 回	恨满长天	(14)
第 三 回	山巅晨雾浓如烟	(33)
第 四 回	断肠迷离风和雨	(43)
第 五 回	不白之冤	(65)
第 六 回	粉侯风流	(80)
第 七 回	壮哉剑雄	(95)
第 八 回	花艳花狂	(109)
第 九 回	飞莺剑气乱桃花	(126)
第 十 回	箭雨烟鹤	(142)
第十一回	太湖男儿	(157)
第十二回	啸雨挥风	(170)
第十三回	吹皱一池春水	(187)
第十四回	天 锤	(203)
第十五回	天下第一江山	(215)
第十六回	烟雨风云	(229)
第十七回	波谲云诡	(245)
第十八回	烈火夫人	(262)
第十九回	百 花 园	(276)
第二十回	帝 王 谷	(292)

第二十一回	几番风雨	(308)
第二十二回	多少情仇	(322)
第二十三回	无肠情仇	(338)
第二十四回	忠肝铁胆	(354)
第二十五回	昆仑双绝	(369)
第二十六回	因祸得福	(384)
第二十七回	疑云疑雨	(401)
第二十八回	扑朔迷离	(417)
第二十九回	一错再错	(434)
第三十回	炼魂潭中	(449)
第三十一回	断肠石	(465)
第三十二回	雷霆剑	(480)
第三十三回	驱车下江南	(497)
第三十四回	冷夜渡关山	(514)
第三十五回	迷林诡异	(529)
第三十六回	花朝旧事	(545)
第三十七回	变生意外	(560)
第三十八回	武林大豪的婚事	(578)
第三十九回	解铃常是系铃人	(593)
第四十回	武林大豪的婚礼	(610)
第四十一回	满堂飞花	(625)
第四十二回	生死雷霆	(641)
第四十三回	情仇边缘	(657)
第四十四回	龙争虎斗	(674)
第四十五回	火炼鸳鸯	(689)
第四十六回	烈火情焰	(706)
第四十七回	铁骑传惊讯	(721)
第四十八回	风雨会荆州	(736)

第四十九回	故布疑云	(753)
第五十回	故人之恩	(771)
第五十一回	洞庭群龙	(785)
第五十二回	风消云散	(800)
后 记		(814)

▼

第二十七回 疑云疑雨

火凤凰笑道：“慢些走。”

她庸俗的面容上，突又泛起了得意的笑容，道：“你追我追了这么远，此刻怎的又怕难为情了？”

展梦白霍然转身，冷冷道：“姑娘说什么，在下不懂。”

火凤凰轻笑道：“别装蒜了，你心里在想着什么，难道还以为我不知道么？”她不笑还好，一笑起来，面容更是不敢领教。

展梦白呆了一呆，道：“你……你知道什么？”

火凤凰道：“你一路跟着我，我本来气得很。”

展梦白道：“谁……谁跟着你？”

火凤凰笑道：“别怕，我现在已不气了，只因你救了我，但我虽然感激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地答应你。”

她目光含情脉脉地望着展梦白，展梦白却实在无福消受，大惊道：“你……答……答应什么？”

火凤凰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道：“你我都是名门子弟，绝不能像普通男女那么随便，好歹也要明媒正娶。”

展梦白大惊失色，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地道：“什……什么明媒正娶，你……你莫非……”

火凤凰突然垂首一笑，道：“我叫唐明凤，你莫要忘了，我在家等着你……你托人来求亲……”

她居然仿佛也害羞了起来，忽然转身飞奔了去。

展梦白惊道：“姑娘慢走……”

火凤凰咯咯笑道：“你不正正当地求亲，我就不跟你说话。”咯咯地笑道，得意地掠走了。

展梦白愕然道：“你弄错了，你误会了，你……你……”他拼命想解释，但火凤凰却已听不到了。

他急得连连顿足，搔着头皮道：“这算怎么回事……”心里又是好气，又

是好笑，长叹道：“我只当自作多情的都是男人，哪知女人也有自作多情的，而且陶醉起来，比男人还要厉害。”

他越想越是哭笑不得，喃喃道：“火凤凰……火凤凰，被火烧了的凤凰，不就是乌鸦么？”

沉睡在夜色中的草原，此刻已骚动了起来。

马嘶、牛鸣、兽群惊奔……十余条大汉，精赤着上身，自帐篷中狂奔而出，手挥长鞭，赶着兽群，大呼道：“偷马贼，捉住吊死他。”

这些汉子一日劳累，一夜狂欢，是以此刻才被惊醒，来不及穿衣服，便自被窝中钻出来，他们虽不精武功，但身手却极为矫健。

展梦白苦笑暗忖道：“我还站在这里做甚，若要被人当偷马贼捉来吊死，那才叫冤枉哩。”

思忖之间，长身而起，寻找杨璇去了。

杨璇随着黑燕子掠上马群，那持刀人、持枪人却不敢回身动手，杨璇也不甚着急追赶。

黑燕子手中暗器连发，也击人不中，三人俱在马背上飞掠，马群骚动，他们却移动甚缓。

只见那黑衣人突地挥鞭急抽，连接十数鞭，抽在马背上，健马负痛长嘶，黄云般散了开去。

两个黑衣人大喝道：“后会有期了。”弓身钻下了马腹。

黑燕子呆了一呆，身子不由自主地随着马群而动，他若是跃下马背，便是铁人，也要被那怒马铁蹄踏碎。

杨璇飞身掠到他那匹马上，一把将他抱得坐下来，两人合乘一马，那匹马东窜西突，随着马群乱奔。

黑燕子回身叹道：“多谢兄台相救，否则小弟今日真是不堪设想了，非但东西失落，性命也要不保。”

杨璇坐在他身后，有意无意间，手掌随着马的颠簸，轻触他背后那包袱，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触手之处，只觉里面硬邦邦的，像是个铁匣子，铁匣子里装的是什么，却是再也摸不出了。

他暗皱眉头，忍不住问道：“究竟为了什么，那五人不惜远道追踪而来，难道是兄台身怀至宝，那五人生心抢夺？”

黑燕子道：“哪里是什么宝物，只不过是些花草而已。”

杨璇冷笑道：“兄台未免欺人太甚了吧，为了区区些许花草，那五人焉肯如此劳师动众，兄台难道当小弟是呆子么？”

黑燕子心头一寒，连忙道：“确是花草。”

杨璇冷冷道：“什么花？什么草？”

黑燕子见到别人坐在自己身后，不敢不说，道：“有毒的花草，花名断肠，草名催梦。”

杨璇道：“有毒花草，天下皆是，这花草又有何异处？”

黑燕子道：“花还没有什么，那催梦草却是至阴至毒之物，不但是配制毒药暗器的圣药，而且还另有一妙用。”

杨璇心动道：“什么妙用？”

黑燕子叹道：“兄台于我有救命之恩，在下不得不说……”

杨璇冷冷截口道：“你不说亦无妨。”

黑燕子强笑道：“在下怎好不说，若将那催梦草煎茶给人服下，半个时辰之内，便可取人性命，而且中毒之人死后，身上没有丝毫异状，就像是寿终正寝的模样，纵是神医也检查不出，这也就是此草的珍贵之处。”

杨璇心头大喜，暗暗忖道：“展梦白呀展梦白，你好生生要管这闲事做什么。此番你命也要送在此事上了。”

要知他一心想取展梦白之命，只是生怕“蓝大先生”追查，是以迟迟不敢自己动手，生怕反被人查出。

此刻他听了这催梦草的妙用，想到若将此草给展梦白服下，别人还只当展梦白是寿终正寝地死了，岂非妙不可言。

他心中虽大喜，口中却淡淡道：“原来此草有这般妙用，难怪别人要动心了，兄台可愿将此草给在下见识见识。”

黑燕子呆了一呆，心下不觉大是为难。

哪知他还在沉吟之间，杨璇已解开了包袱，取出了铁箱——马群狂奔，起伏颠簸，是以黑燕子毫无觉察。

杨璇打开铁匣，含笑道：“想不到这小小一根枯草，竟有如此妙用，我真想带回去给人看看。”

黑燕子大惊道：“兄台千祈原谅，这花草乃是本门炼制子午毒砂必用之物，家父再三叮咛，千万失落不得。”

杨璇小指、无名指一夹，悄悄夹起了一根催梦草，缩手藏到袖里，口中笑道：“在下只是说着玩的，兄台莫要着急。”

关起铁匣，送回黑燕子手上。

黑燕子喘了口气，展颜笑道：“不是在下小气，实因……”

话未说完，只听远远唤道：“二哥，二哥……”

黑燕子扬臂大呼道：“三妹，我在这里。”

万马丛中，一点火红的人影，免起鹞落，飞掠而来。

杨璇皱眉道：“我那二弟呢？”肩头微耸，离鞍而起，笑道：“你见着妹妹，在下要去找弟弟了。”

他草已到手，哪还愿与他多说，不等火凤凰身影来到，微微抬了抬手，便自马背上飞掠而去。

此刻那些赤膊的牧人，已窜上几匹无鞍的健马，挥动长鞭，四下赶着马群，将失散的马群围了回来。

火凤凰一掠而前，道：“二哥，你追的人呢？”

黑燕子苦笑道：“追不到了。”

火凤凰眨了眨眼睛，笑道：“追不到也罢。”

黑燕子大奇道：“你今日怎的变得如此好说话了？”

火凤凰“噗哧”一笑，在黑燕子耳边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话——说是有个冤家，要向她提亲了。

黑燕子展颜笑道：“原来如此，那少年人品武功都不错，又是‘傲仙宫’门下，倒也没有辱没你。”

火凤凰得意地笑了笑，突然道：“走吧！”

黑燕子奇道：“走什么？我少不得还要去寻他谈谈……”

火凤凰笑道：“谈什么，等他来求亲就是了，我……我现在已不好意思再见他，好难为情哟。”

黑燕子失笑道：“原来你也会难为情的，我们的马呢？”

火凤凰道：“马？这里不多得是。”

黑燕子大笑道：“好好，走了也好，免得那些蛮子噜苏，反正我们行藏已露，也该换换马了。”

兄妹两人商议之下，竟真的不告而去了。

杨璇亦是满心欢愉，只等着将那根“催梦草”送下展梦白的肚里，飞掠起

来，身子也似格外轻灵了。

五个精赤着上身的牧人，手舞长索，正将一群奔马，叱咤着赶了回来，这五人骑术精熟，身手剽悍，俱是牧人中的好手。

突见一条人影，自被赶回的马群下，急窜而出，掌中银光闪闪，正是那使用链子银枪的黑衣人。

牧人们大喝道：“偷马贼……偷马贼……”

黑衣人神情甚是狼狈，盲目乱窜，杨璇厉叱一声，迎面扑了上去，双拳如雨点的洒出。

这黑衣人惊弓之鸟，怎敢恋战，虚迎了两招，转身而逃，哪知他身形方动，脖子已被一条长索套住。

要知这些游牧好手，绳索套物，可说是万无一失，这黑衣人武功虽高，但惊慌之下，竟着了道儿。

那牧人猛然收索，黑衣人便跌下马来，但他毕竟是武林高手，临危不乱，反腕抓住绳索，用力抢夺。

那牧人却已飞奔而来，口中大骂，一拳打了过来。

黑衣人出手如电，急地扣住了那牧人手腕。

他方待用力将对方手腕拧断，哪知不知怎么一来，自己的手腕竟已被人扣住，身子紧跟被人抡起，“吧”地一声，重重被摔到地上。

那牧人用的手法，正是藏边最最盛行的摔跤之术，精于摔跤之人，只要手一摸上对方的身子，便是神仙也要被他摔倒。

这摔跤之术虽不及武当派的“沾衣十八跌”那般高深，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对方不防之下，更是有用。

那黑衣人武功虽高出他甚多，却也被摔得七荤八素，几个牧人飞奔而来，将他按在地上，紧紧绑住。

其中一人夺过了他掌中银枪，没头没脑地向他抽了下来，抽一下，骂一句：“偷马贼，偷马贼……”

牧人以马为生，最恨的就是偷马贼了，他们民风本极剽悍，只要捉住了偷马贼，也不送官府，就地便以私刑吊死。

几十枪下去，那黑衣人已被打得皮开肉裂，血肉横飞，这亮闪闪一条银枪，也几乎变成了赤红颜色。

杨璇袖手旁观，也不拦阻。

那黑衣人被打得满身鲜血，但口中却绝未出声，展梦白恰巧赶过来瞧见

了，心下大是不忍。

突见有个牧人飞起一足，将这黑衣人踢得翻了个身。

他蒙面的黑巾早已落去，此刻仰面倒在地上，展梦白一眼瞥见了他的面容，立刻为之大惊失色。

——这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神秘黑衣人，骇然竟是杭州城中的名人，“九连环”林软红。

展梦白心头大震，脱口喝道：“放开他……”

牧人中也有通晓汉语的，又知道他是主人的佳客，听到他的呼喝，果然齐都惊诧地停住了手。

展梦白扑上前去，把住林软红的肩头，惶声道：“林兄，林兄，你为何来到这里，装成这副模样？”

林软红睁开眼睛，茫然瞧了他几眼，瞬即紧紧阖上眼睛，再不睁开来，闭起嘴唇，也不说话。

展梦白叹道：“方才我见了林兄施展的招式，是该想起是谁的……唉，我若认出是林兄，事情也就好得多了。”

林软红仍是不理他——原来林软红知道自己所用的兵刃“九连环”太近扎眼，是以换了条链子银枪。

他将“九连环”的外门招式用在链子银枪上，展梦白、黑燕子等人自然猜不到他的武功来历。

这时那老人与那精悍少年“喀子”也已远远赶来，牧人们便齐地围了上去，以藏语诉说事情经过。

那老人点了点头，走向展梦白，道：“这偷马贼是你们的朋友么？”语气之中，显然已有责怪不满之意。

展梦白叹道：“这位林兄只是与昨日那两位少年男女有些私人恩怨，是以深夜前来寻找。”

老人道：“他不是为了偷马来的么？”

展梦白道：“他绝非偷马的贼人，在下可以性命担保。”

那老人展颜笑道：“好，我相信你，他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运气当真是不错得很。”

骚乱的马群，已被那些精悍的牧人渐渐围了回来，草原又已渐渐平定，但天光却又渐渐亮了。

回到帐篷，老人立刻吩咐将林软红抬去疗养治伤，展梦白本有千言万语要询问于他，也只好等他歇过再说。

那老人道：“我的小侄伤了你的朋友，你见不见怪？”

展梦白笑道：“事出误会，在所难免，我若换作你们的地步，少不得也要狠狠用鞭子抽他的。”

老人大笑道：“好，我认识你这个少年，运气不错，咯子，吩咐他们端些好吃的东西来。”

杨璇一直默然无语，此刻突地逡巡着踱了出去，只见两个牧人抬着林软红，走入另一座帐幕。

他沉吟了半晌，也悄悄跟了过去，过了一阵，那两个牧人又走了出来，仿佛在商量着要去取药打水。

杨璇再不迟疑，闪身入了帐篷。

林软红正自挣扎翻身坐起，见到有人来了，变色道：“什么人？”

杨璇也不答话，走过去挥手解开了林软红身上最后两道绳子，冷冷道：“你受的只是皮肉之伤，不妨事的，快走吧！”

林软红诧声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杨璇道：“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

林软红大惊道：“你也是……”

杨璇点了点头，道：“对了，我也是，只可惜你早未与我连络，是以前将事情弄糟了，现在只得另外设法补救。”

林软红目光一亮，脱口道：“你是杨璇？”

杨璇冷冷道：“你知道就好。”

林软红又惊又喜，悄悄道：“主上一心要得到催梦草配药，这次……”突听帐篷外又有脚步之声传来。

杨璇轻叱道：“别说了！”一把抱起林软红，随手抽出了柄匕首，划开后面帐篷，飞身掠了出去。

唐家兄妹骑来的两匹白马，恰巧系在帐后，杨璇挥刀斩断缰绳，将林软红送上了马，道：“快走。”

林软红道：“杨兄你……”

杨璇挥手一掌，拍在马股上，白马轻嘶一声，放蹄奔去，奔向辽阔的草原。

众人大乱初定，才作安息，谁也没有注意，杨璇藏好匕首，背负双手，若无其事地走了回去。

他从容而出，从容而入，根本无人注意到他。

展梦白手里正拿着那柄链子银枪，枪色已被鲜血染赤，凝固了的血迹，斑斑驳驳，宛如铁锈一般。

他凝神观望了半晌，长叹道：“那林软红平日行事颇为光明磊落，不知现在为何变得如此鬼祟？”

那老人叹道：“世上没有不变的事，人也会变的，极坏的人会变为极好的人，极好的人也一样会变坏。”

展梦白叹声道：“他似乎真的有些变了，不然他绝不会如此藏头露尾，连面目都不敢示人，但是……”

他皱了皱眉头，接道：“他为何要不远千里，走到这里来？他希望得到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老人道：“你的朋友若是变了，他们做的事你也就不会猜得到了，等你年纪大些，这道理你就会懂的。”

展梦白目光茫然凝注着前方，喃喃道：“变了，他真的变了么？他为了什么原因而变的呢？”

突见一个牧人神色惊惶地飞奔而入，惶声而言。

展梦白惊问道：“他说什么？”

老人淡淡道：“你那朋友，已划开帐篷逃走了。”

展梦白大惊失色，霍然站了起来，又“噗”地坐了下去，茫然道：“他逃了。他为什么要逃？”

杨璇淡淡接口道：“只怕他是羞于见你，只得走了。”

展梦白缓缓点了点头，那老人笑道：“不要着急，他走了，我也不怪你，来喝些牛乳吧！”

这老人仿佛对展梦白甚有好感，天色大明之后，展梦白再三要走，他再三挽留，展梦白终于还是又呆了一天才走。

在草原上又奔驰了一日一夜，才到了霍濯西里。

这已是个略有规模的城市，一条黄土大街两旁，也有几家客栈饭铺，和几家汉人开设的店铺。

但在道路上行走的人，却仍都还是藏人服饰，说的也都是藏人言语，成

群的骆驼牛羊，在街上和行人一齐漫步。

那一声声清越的驼铃，最易撩起游子的乡思。

展梦白、杨璇全身都沾满了塞外的风沙，衣履更几乎已变为黄色，投店之后，立刻漱洗。

傍晚后，两人在灯前小酌，许多天来，展梦白这才算喝到了酒，把盏之间，便仿佛见到故人似的，倍觉亲切。

辛辣的酒，洗去了他满身征尘，也冲开了他心头的积郁——对于林软红的改变，他始终耿耿在心。

他带着酒意回到房里，杨璇便送了壶茶来，笑道：“以茶解酒，明日就不会有夜醉之苦了。”

展梦白大是感激，长叹道：“大哥对我如此，小弟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这茶本应是小弟送去给大哥喝的。”

杨璇笑道：“自己兄弟如此说话，便显得是见外了。”

展梦白道：“大哥不要坐坐喝杯茶再走？”

杨璇忙道：“许多日未见到床铺，今日我不禁想早些睡了，你连日劳累，喝了茶也早些安息吧！”

话未说完，他已走出了门，回到自己房里，暗暗冷笑道：“再见了，兄弟，明日我来为你收尸。”

展梦白借着酒意，取出了天形老人给他的玉瓶与秘笈，喃喃道：“六阳掌，六阳掌，我发誓要学会你。”

这些日子来，他一路奔驰，哪里有机会练武，心里早已焦急不堪，那心情正如酒鬼身上带着美酒，却无机机会去喝似的。

他拨开玉瓶的瓶塞，倒出里面的十三粒丹丸，赤红红的丹丸，像火一样，散发着强烈的香气。

他喃喃自语道：“红瓶中药，有助练功，备你开始练此书手法服用……我此刻就要开始练了……”

走到桌前，想要以茶送药，哪知却寻不着茶杯，他叹息着摇了摇头，将那十三粒丹丸全都干嚼了吞下去。

刹那之间，他胸腹中立刻似乎有烈火燃烧了起来。

他也未在意，盘膝坐到床上，藉着灯光，翻开秘笈。

第一页他已看过，第二页上写的是：“六阳神功，名重武林，有缘得此，天

下无敌。”展梦白暗中笑了笑，忖道：“天下无敌，只怕也未必见得吧？”翻开第三页，上面写的是：“武林正宗子弟，已窥内功堂奥之人，练此‘六阳神功’，固是事半功倍，但亦切切不可求急躁进。

“惟赤色玉瓶中之‘火阳丸’，却有助练此神功，日服一粒，练功三个时辰，十三日后，便见功效。”

展梦白呆了一呆，喃喃道：“每日只能服一粒么？”

翻开第四页，上面接着写道：“火阳丸其性至阳，六阳掌亦是武功中至阳至刚者，以阳济阳，妙用无方，但却切切不可求急建功。

“多服一粒火阳丸，全身便如火烧，服下四粒，腑脏便被火化，两个时辰之内，腑脏尽焚而死……”

看到这里，展梦白只觉心头一阵震颤，手掌颤抖，那绢书噗地落到地上——窗外夜风，翻动着书页，像是在嘲笑展梦白鲁莽。

夜风清冷，但展梦白腑脏却果然有如火焰一般燃烧起来，四肢又热又胀，全身都仿佛要胀得裂开似的。

他挣扎着下得床来，又将桌上的那壶毒茶喝得干干净净，他生性豁达，从不知对死亡有何恐惧。

他只是在暗中苦笑，自觉不值：“我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该死的危难，都未死去，想不到却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

那杨璇在房中听了半晌，听不到动静，忍不住悄悄溜了出来，溜到展梦白窗外，恰巧见到展梦白喝下那毒茶。

他心头不觉大喜，立刻回到房里，心安理得地睡到床上，静等着别人来通知他展梦白的死讯。

想到展梦白死后，他便能得到的种种好处，他更是心满意足，不知不觉间，竟朦胧睡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正在做着得意的好梦，突听一阵急遽的敲门声，将他自好梦中惊醒。

他翻身跃了起来，还只当有人来报死讯了，三步两步，奔了过去，拔开门闩，打开房门道：“什么事？”

“什么事”三个字还未说完，展梦白已活生生地奔了进来，满面红光，神采焕发，精神比日前仿佛又好了许多。

杨璇心头一震，大惊忖道：“莫非是我见了活鬼？莫非是他冤魂来寻我索命？”只觉双腿发软，倒退着坐到椅上。

只见展梦白转身走了过来，躬身道：“多谢大哥的茶……”

杨璇汗流浹背，摇手道：“不是我……不是我……”

展梦白叹道：“大哥明明在茶里煎下了灵药，为何还要欺瞒小弟，事先也不让小弟知道。”

杨璇颤声道：“那药草……那药草不是我……我的……”

展梦白道：“那药草纵非大哥所有，却是大哥送来的……”

杨璇道：“你……你要怎样？”

展梦白道：“小弟若非大哥的灵药，此刻只怕已死去，请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果然就地拜倒下去。

杨璇又惊又疑，伸手挥去额上汗珠，道：“你说什么？”

展梦白长身叹道：“小弟一时鲁莽，未经详看，便服下了十三粒火阳丸，本该立时被内火烧死。”

杨璇手掌紧握着椅背，颤声道：“后……后来怎么样了？”

展梦白微笑道：“小弟全身有如火焚，本已料定必死，哪知服下大哥送来的那壶茶后，不到一个时辰，身子竟渐渐清凉了起来，那种又热又胀的痛苦，也完全消失了，想来大哥那壶茶中，必定下有极为清凉去火的灵药，消减了小弟体内的火毒……唉，大哥此番救了小弟的性命，小弟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

杨璇有如当胸被他击了一拳，不等他话说完，便已气得浑身颤抖，口中喃喃道：“是了……是了……”

展梦白望见他的神情，大惊道：“大哥，你怎样了？”

杨璇心中暗道：“是了，是了，‘催梦草’乃是天下至阴至寒之物，常人服下后，五脏内腑禁不得这阴寒之气，自是要无救而死，但身受内火所焚之人，服下这至阴至寒的毒药，却比世上什么灵丹妙方都要有效，我辛辛苦苦寻来害他的药，却不想反而救他的性命……”

他心里越想越是难受，越想越是气恼：“我若不给他那壶茶，他此刻岂非早已太太平平地死了？”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顿足捶胸，几乎要放声痛哭起来。

展梦白握着他肩头，不住惶声唤道：“大哥……大哥……”

杨璇心里几乎气得发疯，面上却偏偏还要装出笑容，大笑道：“我……我太高兴了，简直太高兴了。”

展梦白松了口气笑道：“原来大哥是在为小弟欢喜，小弟还当大哥是突然发了病哩！”

杨璇腹中暗骂，口中还是笑道：“我本当那药只不过能提神醒脑而已，却想不到它还有如此妙用。”

展梦白道：“简直是妙用无方，小弟此刻不但身体已完全无事，而且自觉内力仿佛又增长了许多。”

杨璇睁大眼睛，道：“真的么？”

展梦白道：“自是真的。”

杨璇道：“好，好，哈哈，好……”他越听越气，越想越恼，突然大喝一声，气得昏了过去。

展梦白惊唤着扶起他，将他扶到床上，心头更是感激，暗暗忖道：“大哥对我真是关心，为了我的事竟欢喜成如此模样。”

直到第二日束装就道，杨璇心头仍是闷闷不乐。他看到展梦白朝气蓬勃，活力充沛的样子，心里真像是万箭攒心的痛苦，却还要强打精神，来陪展梦白说笑。

他心怀鬼胎，生怕展梦白发现，一路上对展梦白更是亲热体贴，当真是服侍得无微不至。

这一到了兴海，极目望处，又可望到一片更为辽阔的草原牧场，距离青海首府西宁，也不太远了。

展梦白纵览塞外风光，心情越来越见爽朗，黄昏时犹拉着杨璇在街上东游西荡，还买了双毛皮靴子。

他方自付了买靴的银子，突听隔邻的店铺一阵爆竹声响，遥遥望去，只见里面人头蜂拥，仿佛还有三牲祭品。

展梦白笑道：“原来今日还是他们的节日，我倒要看看他们祭奉的是什么神祇？”说话之间，人已挤了过去。

只见门里一张祭台，台上果然放着些香烛祭品，还有不少人在台前跪拜，但台上却无佛像，只有面神佛牌位。

烛光照耀下，那神位上赫然写的竟是：“再生恩公展梦白长生不老之